

輿地广记

走近夏邱镇

王京波

如果你到莱州,没去夏邱、沙河这些古镇看看,是件很遗憾的事。

夏邱是莱州的历史古镇,地处莱州市南部,距莱州市区20公里,西与沙河并肩,东与柞村相融,南依托青岛。相传唐太宗派大将征讨高句丽,多次途经夏邱扎营休整,临时设堡垒于夏邱。夏邱堡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,20世纪50年代尚有残土墙基可寻。

夏邱境内的凤凰山戏楼,以其出类拔萃的规模、气势、设施而闻名胶东,据说梅兰芳曾在此连续三天唱大戏,为张宗昌的父亲贺寿。1941年,凤凰山戏楼毁于战火,火烧三天三夜才熄。夏邱堡有“九缸十八锅,不在前坡在后坡”的传说。官家村内有一条深沟自东北至西南穿村而过(1965年填平),每一个拐弯处必有一户富足人家的传奇;留驾村相传因李世民征战高句丽时曾短暂驻留而得名;卸甲庵村流传着赵匡胤征战之途卸甲休憩的故事;路响村因相传赵匡胤征战路途马蹄踏响路石而命名;平村的历史渊源更可追溯至金元时期……夏邱的历史传奇、传说,印证了夏邱有钟灵毓秀的底蕴,是代代有风骚的富饶之地。

一方水土养育了夏邱人。夏邱人永远谈不够的话题就是生意买卖。以生意为豪,以经商为荣,就是镌刻在夏邱人骨子里代代传承的历史底蕴。自古以来,夏邱社会商贾气息浓重,满足于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人少,倚老卖闲集街头的老人少,游手好闲的人少之又少,这应该与西邻商业发达的沙河镇、南依青岛大都市不无关系。夏邱人无商不成事,无事不经商。他们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靠天的农耕日子,总要忙里偷闲,男人制作各类生产生活用器,女人制作男女布鞋、纳鞋垫、招辫、家庭纺线等,都拿到集市做交易。同样是过日子,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最先考虑的是省吃俭用,但夏邱人最先琢磨用什么换钱,拿什么挣钱,虑事的角度、量事的尺度、谋事的纬度都泾渭分明。经商的“生意经”连夏邱的娃娃都能背出几十句,“客户一开口,生意就到手;买卖会算账,生意才会旺;见人三分笑,客户跑不掉;只要品质好,生意就能做到老……”这些大人们常念叨的生意经,被孩子们编成了歌谣。一砖一瓦,皆可述说久远的封尘故事;一草一木,无不透视了先民的梦想和祈盼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传统习俗,一种思想文化,一种潜藏于内心的笃定,一种不可替代的信仰,一种自觉自律的精神图腾!

此外,性格不屈不挠和永不言败也是代代夏邱人镌刻在骨子的秉性。1938年,他们响应当时的掖县三支队号令,组建起掖县第三支队第七大队,在夏邱主战场上,配合掖县三支队击退了来自平度张金铭的顽劣势力。日军在沙河建了据点,但又在近在咫尺的夏邱再建据点,夏邱与柞村接壤的马驿还设了据点,这明显是对夏邱形成随时三角夹击之势。夏邱据点被日军视为重要据点,选址在夏邱堡与小初家村之间,日军派小队长田边率30余名日军据守。建据点的时候,不屈的夏邱村民故意消极怠工,从1940年8月直修到年底才基本建出雏形。之后,夏邱人民不畏强暴,奋起反抗,他们在夏邱据点虎穴夺枪杀死日军、智取伪警察所,因夏邱据点与马驿据点的电线被夏邱村民屡次破袭,1941年,日军在夏邱白沙制造了“白沙惨案”。解放战争时期,陈毅元帅指挥解放莱阳时,曾在夏邱境内设立指挥部。凤凰山阻击战战况惨烈空前,夏邱人民拆门组织担架队,冒死抢救我受伤的解放军战士,掩埋烈士遗体。这些不仅仅是夏邱的红色印忆,更是夏邱人民不畏强

敌、敢于斗争的精神的见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勤劳智慧的夏邱人民呕心沥血建设家园。上世纪70年代初期,夏邱人治田治水、兴修水利、改良土壤、整修梯田,改变“上面不担水,下面不漏水”的土壤结构,山田面积迅速扩大,上世纪80年代末总面积达到1.7万余亩,占全镇总耕地面积的18.52%。

1958年10月,掖县举掖南几个公社之力量动工兴建留驾水库。留驾水库位于白沙河中游,流域村庄80多个,供应夏邱、路旺、沙河、珍珠计70多个村庄的生产生活用水,还具有防洪、城镇供水、农业灌溉、渔业养殖等重要功能,是莱州市第一大水库。农业生产条件的极大改善,有力促进了夏邱境内粮食的丰产丰收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,发展村办副业和队办副业,以副业之名行企业之实。从那时起,一批批企业英才、商业翘楚脱颖而出,脱离了农业一线,奔赴商海遨游。到上世纪70年代,夏邱村村都有了副业项目,油坊、粉坊、木工队、建筑队十分普遍。像卸甲庵村,每个生产队队办豆腐坊;北魏村的明胶厂、助剂厂、生力溶剂厂,当时年利润达到10万元以上,四邻八村村民颇受震撼。据统计,夏邱村办副业利润总收入,曾一度超过农业总收入。

莱州是中国石都,夏邱占据半壁江山。夏邱镇依石而名、傍石而生、因石而兴,地下花岗岩、大理石储量高达60多亿立方米,其山东白麻、樱花红、晶白玉、黄金麻等20余种优质石材品种蜚声中外市场。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10年初是夏邱石材的辉煌时期,夏邱境内石材业户一度达到两千多家。村村有石材老板,成了上世纪90年代的夏邱经济的风景区。夏邱石材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的40%以上,年加工板材6000万平方米,出口韩国、日本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,年出口创汇5000万美元。夏邱打造出了“省级石材工业园区”,成为中国北方石材基地、交易中心和加工集散地。

2015年以来,夏邱全力推动石材产业转型升级,摆脱石材产业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、产品附加值不高、缺乏高端品牌和设计能力、利润容易受到原材料价格 and 市场需求波动的阴影,历经十年开采加工改进以及工艺沉淀,现在的夏邱石材初步形成了从矿山开采、荒料交易、精深加工到创意设计的全产业链,打造绿色建材产业园和智慧生态加工园区,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。

夏邱是莱州的文化名镇。夏邱镇平村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金元时期,村名与通仙观等历史遗迹紧密相连,金元之际的“披云真人”宋德方就出生于于此,他在全真教的发展和道家典籍的整理传承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,为夏邱镇这一文化名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底蕴。

夏邱人世代传承年画、剪纸、书法、彩绘等工艺艺术,秧歌、庙会、蓝关戏、吕剧等文化娱乐,草编、面塑、木雕等农家艺品。2000年以后,民间出现了面塑经济的“创客”,其工艺就是把发酵的面团经过揉合、搓捏,塑造出类别各异、形状逼真、趣态横生的面塑作品。这些面塑作品拿到集市和超市里,都能卖得好价钱。大批石材企业根据市场风向,转型进军异型石材,艺人们纷纷在璞石上精雕细琢,各类动物雕塑栩栩如生,各类人物雕像惟妙惟肖,国内外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,乃至北京的故宫都有夏邱石匠艺人的精美作品。

砥砺夏邱,追梦未来。

往事如昨

店子的乡亲

唐敬之

打开记忆的闸门,飞流直抵小山村——店子。

店子位于昆嵛山九龙池南侧的向阳坡上,三面环山,层峦叠嶂,郁郁葱葱;一面绕水,泉水叮咚,长年流淌,可谓山清水秀。这个小山村仅有四十几户人家,房屋自上而下有层次、有秩序地排列在小山坡上,屋顶大多是用麦秸缮起来的,好似一排排金色菊花绽放在娇美的山河之间。我和三个孩子在店子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,却也是最开心的三个春秋。

一

1968年,小学教师下放回原籍谋生,我是城镇的教师,当然不能例外。丈夫是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的军人,被分配到牟平文化科任科长,两年前已被停职,工资冻结并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。他是外乡人,有家不能回。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,老大男孩十岁,老二女孩刚七岁,最小的男孩仅有四岁,身无分文,到哪里去栖身呢?我愁眉紧蹙暗自垂泪,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,是小山村的乡亲以昆嵛山谷般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们,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那年冬天,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,村领导让我们搬进独立小院的三间茅屋,屋里暖融融的,炕上热烘烘的。愁云散去,喜上眉梢,终于有了安身之地!

队委会决定,让我任该村小学教师,每天记十分,是最高劳动力的待遇。年终以工分的多寡分口粮和烧草。山地适宜栽种地瓜,口粮自然是以地瓜和地瓜干为主,但我们享受特殊待遇,可用地瓜换取玉米、小麦。不仅如此,生活上有困难,他们也会挺身而出,默默帮你。

初夏,有一天,我到十八里外的玉林店公社驻地开会。散会时,已是暮色苍茫,我心急如焚,疾步如飞,念着家里三个孩子的晚餐没有着落,家里只有粮食颗粒,已没有面粉。慌慌张张进了家门,却见灶间油灯闪烁,小凳上坐着王嫂,三个孩子睡得正甜。见我回来,她麻利地从晾衣绳上递来一条毛巾让我擦汗,又从锅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催我趁热快吃。我惊奇地问:“这面粉是从哪里来的?”她笑着批评我:“你看,你的面缸底朝天,叫孩子啃玉米粒,喝西北风?这是我和杨妹子刚从磨上推出来的小麦和地瓜干的混合粉。”说着她已迈出门槛,风儿飘似地消失在石砌的蜿蜒山路上……

回到屋里,看着三个孩子,回想几个月来,他们跟王嫂的儿子小福混得很熟,在他身上学会了劳动,学会了俭朴,担水、搂草、摘松球、采树种,样样都会。小福还亲手为他们量身编了三

个不同大小的拾草网包,老大的最大,老二的居中,老三的比雀窝稍大一点。孩子们的网包满了,经常是天也黑了,都是小福帮着扛回来的。

二

说起菜园,那是队委会关照吃菜问题,分给我们三分自留园。特意安排在村前小河旁的蓄水池畔,土壤肥沃,浇水方便,是条件最好的地方。我在园里种了大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大葱、茺荳……夏天傍晚,吃点凉饭,我带着孩子荷锄、提桶、来到小园浇水、中耕。

太阳落山了,炊烟袅袅,社员们散工了。王嫂领着一帮人来到小园,二话不说就开始干。人多力量大,不一会儿活就干完了。王嫂叫来我的三个孩子,从衣兜里抓出五个一面红一面黄的水杏说:“伸手接着!”老大老二各分得两个,只给小三一个。小三的小嘴撅起来了,王嫂又说:“你哥哥姐姐帮妈妈干活,多劳多得。”说着又从兜里拿出一个塞给小三,笑着说:“这次照顾你,下次就没有这个优待了……”张叔叔送了一串还扑棱翅膀的蚂蚱,王婶送了两穗刚剥下来的嫩玉米,杨伯伯给了一把鲜红的山草莓,孩子们乐开了花。

我和大家一起提着农具,嘻嘻哈哈来到小河边,洗洗带泥的双手,洗洗脸上的汗水,捧起一捧水喝一口,甘甜凉爽,十分惬意。沧浪之水清兮,怎及这昆嵛山之泉水?洗毕人们都向自家走去,望着他们的背影,我久久伫立,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

月亮露出了笑脸,乘凉的人们,到大队部记完工分都陆续来到美丽的泉边石阶上,拉家常,讲故事,打水仗,其乐融融。我正在四处寻找孩子。发现不远处的石窝子里有篝火,到跟前一看是三个孩子在烧蚂蚱、玉米、分享那些礼物,个个都变成了小花脸,满嘴灰黑,但那稚嫩的笑声却震荡着山谷。

我把孩子领过来,坐到石阶下听张大伯讲故事:“传说,有个小九龙,原来做了一些坏事,龙王惩罚他,要他面壁思过。小九龙认识到自己错了,决心悔过,并且表示不再回龙宫享受荣华富贵,要留在这里为人类造福。从此小九龙便住在昆嵛山九龙池里……”孩子们听得都入了迷,就是这样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

冬去春来,一晃三年过去了,丈夫恢复原职,我也被调到了牟平城区东关联中,任中学教师。如今我们离开小山村已有半个多世纪,可记忆中的往事时常涌现,纯朴善良乡亲们给予我们的恩惠比昆嵛山高,比流淌的泉水更长。